这个秋天,老妈喊我回去摘绿豆

淮滨县 孙治敏

(紧接上期本版)

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摘着 绿豆, 小心翼翼地挑选着最饱满 的黑豆荚,然后轻轻一扯,它们就 乖乖地落入我们的手中。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越摘越兴奋,藤上的 黑豆荚实在太多了,远远超过我 的预期,同时母亲也在一旁给我 讲述她人生经历中最艰难的那段 饿死人的时光。母亲是 1944 年生 人,刚好今年80岁,正处于抗日 战争战略反攻阶段,她的父母亲 在战乱的年代里已经饿死。母亲 被她大姨抱到家里抚养。母亲听 她大姨讲,有几次,"老抢"到她家 里抢被子,她大姨就把被子垫在 她身底下,让她坐在上面,老抢想 抢被子,看着孩儿吓得哇哇大哭, 就差点把她摔死,最后可能是良 心发现,几次都悻悻走了。就这样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人们居无定 所,特别是一听到淮河里有日本 机动船发出得"突突突"的声音就 吓得四处逃窜,到处躲藏以免惨 遭日本人的杀害。他们在平常的 日子里就靠挖些野菜,吃些草皮, 碰到风调雨顺、战乱稀少时也能 安心地耕种土地,收获些粮食。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 活着。时间来到1958年的深秋,家 里收成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人 们先是到地里挖野菜吃,野菜挖 吃完了,就到处剥树皮吃,到了最 后实在没有吃得饿急了还吃了乌 鸦的粪便。尽管这样,省下的粮食 还是吃完了。时至冬天,气温低 下, 地里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的,人们由于长时间没吃东西而 饿得身体渐渐开始浮肿,慢慢地 也就没有力气起床走路,紧接着 就有人走在大路上陆续栽倒再也 没有爬不起来,就这样去世了。母 亲顿了顿,又接着说"你们出生的 时候赶上中国已经解放,过上了 好光景,再也不用到处东奔西跑 躲藏战乱,我和你爸都能安心地 勤勤恳恳地种好每一块土地,庄 稼也有得好收成,不管好与歹,你 们都可以吃饱饭了。"

听着母亲的话,我终于能够理 解现在农村的生活较之以前虽然 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儿女也能 够养活父母的年老生活。可像母 亲这个年龄或者比她稍微年轻的 老人依然在田间地头劳作。她们 已经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腿脚自如 地干活,大都是坐在地上或者是 跪在地上掰玉米、摘豆子、刨花 生、栽蒜瓣等等,可他们还是硬撑 着一年一年得干着。用母亲的话 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三天饱饭 吃得,都不知道自己姓啥名谁了, 还成天这不好吃那不好吃,饿你 三天试试?"

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 妇女,听着母亲的话,我更能理解 土地不仅仅是她这一辈人的生存 依靠, 更像是她一辈子朝夕相处 的邻家姐妹, 从小时候到年轻再 到年老,她就与眼前这片土地打 交道,土地见证了她的青春岁月, 承载着岁月留下的一段段美好的

时光, 更承载了她的辛勤付出,对 土地的情感已经深深融入她的血 液,真是难以割舍啊!

那天,我们满载而归,不仅带 回了满满的两篮子绿豆荚,还带回 了我对土地从未有过的敬畏和热 爱。这些天只要我煮稀饭时看到那 些绿豆在锅里翻滚,变成美味的绿 豆粥时,就会迫不及待地先喝上一 口,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带有土地 气息的大自然味道,我想这就是最 真实的幸福吧,平静而又踏实。而 后也会想起那天阳光洒满的上午, 想起母亲对土地充满深情的眼神 和对土地的无限依恋。这些记忆, 也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完)

观鸡台

肖忠兰

高处,搭建平台。站在前人的 肩上,后来者才会省去更多的气 力体验自然的、人生的境界。

观鸡台, 东岗长岭脊上取最 佳的位置输出。擦亮你的眸,从身 边的一草一本起笔。

观鸡象鸡。云南江川的名医 李金碧,用中医的自然疗法医眼 慰心。遒劲的笔力,将文化凿入石 头,凿入雄鸡的肉身。

观鸡象鸡,不单单是眼前一 亮的描述。有思想的递进,我想说 的是,你看到的,即是你想象出来 的投射。

观鸡台,二百二十平方米,有 足够的胸襟容纳。坐在观鸡亭里 看日出,用凡胎肉眼见证东升旭 日时时刻刻的努力。见证,又一个 最美日子的诞生。

荡胸生层云,一览天下,等万 丈光芒剪碎云海,对着你朝拜。

飘飘然, 你似乎已有仙风道 骨。

观鸡台,用最近的距离,窥探 报晓峰的全貌。五百米,可见引领 而啼的雄鸡拔地而起,毫发尽显。

云雾披肩,将鸡的神性抒发 得淋漓尽致。

用心听震耳发聩的声音。当 然,再近也只能是叫醒能叫醒的

低强(组诗)(下)

固始县 桂林

(紧接上期本版)

断点

人生的棋局布满陷阱与旋涡 在朴实的行棋中 格局与气数,暗藏玄机

断点,犹如沧海中的暗礁 让颠簸的航船危机四伏 这些即将引燃的导火索, 会让整盘棋局 瞬间崩塌

巧妙地补断,用智慧的光芒 焊接断点,让颠沛流离的人生 在顺畅中长出花枝

断点,这把高悬的利刃 站立成一块警示牌 联结与呼应,才是行稳致远的 一脸沧桑的我,回望杂乱的脚印, 虔诚地 找寻潜伏的断点

时光之蓝

岁月的马蹄,踏碎繁星般的梦幻 身上背负太多的巨石,一路蹒跚 贴身珍藏的蓝色宝盒里,只有几粒秕谷 在黯然神伤

背井离乡,童年美好的回忆 在梦中踩下脚印 母亲用蓝布做的书包,破了两个小洞 仿佛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

现在满脸沧桑的我,胡茬里 长满憧憬与哀伤 夕阳与秋天,这两个词语就是双控开关 总会悄然地打开慨叹的大门

一本蓝色的相册里,挤满了 杂草丛生的故事 我常常坐在深夜的寂静中,用一支 蓝色的中性笔, 与飞逝的光阴 对垒

翘起的屋檐

余营不是人名,而是豫南一个普通的 村庄 宛如满天星斗中不起眼的一颗

我的目光,穿过四十余年的 时光隧道 再次挂在老宅一处翘起的屋檐上 那里的蜂窝,早已逃遁 一个破败的蜘蛛网,无法打捞 成堆的往事

院子早已被荒草吞没,北边的竹林 霸占了整片山坡 老宅的后面,一条新修的水泥路 向乡村内部挺进

翘起的屋檐,率先看到了路边 乡村振兴的横幅,在艳阳下 打开一幅壮丽的织锦

(完)

文学副刊投稿电话:6659866, 邮箱:xyzhoubao@163.com,欢迎 多赐美文,尤其欢迎推荐新人新 作。